



蜃樓志全傳

〔清〕庚嶺勞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屠格涅夫全传

〔清〕屠格涅夫 著

宇文 校点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 1/8 插页2 字数190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ISBN7-5306-0015-X/I·14 定价: 2.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期被尘封湮没的清代中期优秀的古典小说。

作品描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年轻有为，漠视功名，继承父业，锐意经商，成为我国早期商业买办资本经营的开拓者，成功地刻划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艺术形象。围绕苏吉士的经历，小说展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广东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世态、人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人情味。

小说继承《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传统表现手法，文笔清丽细腻，情节丰富生动，结构严整精妙，人物性格鲜明独特，富有艺术魅力，是《金瓶梅》和《红楼梦》之后一部少有的佳作。

编辑前言

产生于清嘉庆初年的《蜃楼志》(又名《蜃楼志全传》),是《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众多小说作品中的佼佼者。小说自觉地接受《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影响,通过与西门庆、贾宝玉有着明显承继关系的广东洋商苏吉士的读书、经商生涯,以清丽洗炼的笔触,真实深刻地描摹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的人情世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勾勒出官僚地主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成员开始向早期商业资产阶级分化过渡的轨迹,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小说的艺术性也是《红楼梦》之后数不胜数的古典小说中相当出色的。郑振铎同志在巴黎无意中得以读之,感到“真是欣慰无已”,并慨叹“《官场现形记》诸书在世上流行至广,而此书则绝少有人提起。名作之显晦,真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的!”戴不凡同志则评价道:“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于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

可是，这样一部优秀作品，竟然被尘封湮没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金瓶梅》相类似，作品中也夹杂了一部分淫秽文字，尽管程度不及《金瓶梅》多矣。在我国古典小说研究逐渐走向繁荣的今天，这部杰出的作品当然没有理由继续任其埋没下去。为了使这部“不幸”的“名作”得以重新面世，经有关部门批准，我们组织人力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认真的校点，兼顾专业工作者研究和一般爱好者欣赏的需要，对书中的淫秽文字做了必要而又审慎的删除，署名“罗浮居士”的序则予以保留，置于篇首。我们希望，《蜃楼志全传》的出版，能有助于发掘、整理和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服务。

百花文艺出版社

蜃楼志小说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迂、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辩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邻》以下乎。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罗浮居士漫题

目 录

第 一 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1
第 二 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	14
第 三 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	26
第 四 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	39
第 五 回	承撮合双雕落翻 卖风流一姊倾心	54
第 六 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	67
第 七 回	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缯	81
第 八 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亡身	94
第 九 回	焚凤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	109

第十回	吕又逵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	121
第十一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	135
第十二回	闻兄死图圈腾身 趁客投阁黎获宝	147
第十三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	160
第十四回	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羹	173
第十五回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	187
第十六回	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	200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215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制宪退守循州	229
第十九回	花灯娃孽障 甥馆笔生涯	243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	255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267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	278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288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麓唱彻朝天乐	299
校点后记		308

第一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诗曰：

提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鹇。
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
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
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裸民谓雾縠为太华，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妬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宵小窃发之端，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螫飞虫，何伤圣治，奚必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

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

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

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

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詎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瞞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羡余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闻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旬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禀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

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

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吉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处办折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但当直上黄金殿，不必作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商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钱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颞顽。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

进才退出门房，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伺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到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还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那有功夫闲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尚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乜斜一双俏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请教二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万魁道：“些

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任，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几个爷们说，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牢，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以前，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拉着手道：“苏爷，像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众人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叨庇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银子？好不见世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杜宠忙到班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

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递与杜宠道：“小意思儿，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全为妙！”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情。”

这杜宠袖着辞去，一路走着，想道：“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我不意中发个小财，只是要替他出点力才好。”一头想，走入门房。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杜宠打一千，道：“敢求大爷，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千万替他挽回了罢。”进才睁着眼道：“老爷着实生气，还不快去打听。”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转至西书厅，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都在门外伺候。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老爷可在书房么？”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十分乖巧，是进才的弄童，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这日上来打听，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一鸟官，老爷正在这里唤你。”杜宠道：“老爷从不唤我的。”卜良道：“任鼎在书房中干事，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教你去补数。”杜宠笑道：“好爷，不要耍，停一会书房无事了，给我一个信，好叫大爷禀话。”卜良还要燥脾，众人道：“不要混他，老包要作酸的。”这杜宠一溜烟走了。

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尝鲜荔枝。吃得高兴，狂荡了一会，踱至西书厅，任鼎走上递茶，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年方十四，生得很标致，叫他把门掩了，登榻捶腿。这孩子捏着美人拳，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老赫酒兴正浓，□□□□，叫他把衣服脱下。这

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心上却很巴结，掩着口笑道：“小的不敢。”老赫道：“使得。”将他纱裤扯下，叫他掉转身子。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弄毕下榻，一声“啊呀！”几乎跌倒，哀告道：“里面已经裂开，疼得要死。”老赫笑道：“不妨，一会就好了。”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盆。走下廊檐，众人都对他扮鬼脸。这孩子满面红晕，一摆两摆的走出，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栏干外取进洋布手巾。老赫净了手，坐在躺椅上。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老赫问所办若何，进才禀道：“这商人们很不懂事，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小的想，京里来的人，须给他三十几万两饥荒才打得开；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老赫道：“很是。晚上我审问他们。”进才声喏而出。

先前，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即忙取出随身纸笔，暗写一信，叫人送出。一会儿，进才到了门房，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唤值日头役分付：“大人今晚审问商人。”这头役传话出去。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大家全无主意，说道：“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依着里边的意思，还差两三倍，如何设措方好？”只见郑忠、李信二人来，道：“今日晚堂要审。”万魁道：“只怕我们还要吃亏，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郑忠说：“有我们兄弟在此，但请放心。”万魁叹口气道：“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今日出尽丑了！”李信道：“看来要多跪一刻，断没有难

为的事。”正说间，只听得吹打热闹，许多人拥进来，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跟到穿堂伺候。这关部怎生排场：

旗竿两处，“粤海关”三字漾入青云；画戟中间，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栅栏上挂着“禁止喧哗、锁拿闲人”之牌；头门口张着“严拿漏税、追比饷余”之示。大堂高耸，四边飞阁流霞；暖阁深沉，一幅红罗结彩。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

吆喝一巡，赫公早已升座，分付将洋商带上。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衔帖禀道：“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轿子已进辕门了。”这赫公将衔帖一看，道：“原来师傅来了。”即叫带过一边，快开中门迎接。这赫公慢慢踱下暖阁，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赫公站在滴水檐下，申公趋步上前打恭，赫公揖道：“又劳师傅贵步。”申公道：“前日早该拜贺，勿怪来迟。”赫公道：“学生还没有登堂。”二人一头说，走进西书房去了。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赫公又面约：“明日候教。”申公应许，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

看官听说：这赫公是个世袭勋衔。现任监督广粮厅，虽与关差不相统属，究竟官职稍悬；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今日见了申公，如何这般歉抑？原来这申公讳晋，号象轩，江南松江人氏。当年在京师教读，赫公从学三年。后来申公中了进士，选入翰林，赫公袭职锦衣卫，待师傅最为有礼。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京察年分，票旨外用，改铨了广西思恩府烟瘴